

兵學家吳光傑將軍

馮德彪

(本文另有圖照刊第五頁)

一位不朽的兵學家

吳光傑將軍逝世已十四年了，他的不朽的兵學思想和事業留給國人深刻的印象，尤其對抗戰、剿共階段中的軍校同學更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和影響。一般人都以為吳光傑將軍是一位軍事教育家、兵學編譯家，殊不知他對國家民族的貢獻乃是他的現代化的國防思想。

在抗戰前期和剿共戰爭中，他正擔任中央軍校編譯處少將處長，當時蔣中正委員長聘請德國軍事顧問來進行中國國軍現代化的工作，這項國軍現代化的工作就是要使國軍擺脫日本陸軍典範令和兵學思想的束縛，分期完成國軍的德式裝備。

如果在抗戰前期不奠定國軍現代化的基礎，我們幾十萬大軍怎能在淞滬戰場對強敵進行三個月的守勢作戰。當時統帥部將大部份已完成現代化的地面部隊都投入淞滬戰場，才能贏得三個月的寶貴時間，而展開往後向西轉進的長期戰爭。這些現代化國軍的軍官都是在南京中央軍校受過德國兵學思想和德式武器訓練的優秀幹部。

吳將軍自民國廿年起在軍校編譯處處長任內，主持編譯各項德制教程及典範令數十種，其重

要者如：德譯步兵操典、德譯築城教範、德譯兵器學等；另關於作戰指揮方面，則有「軍隊指揮」及「聯合兵種戰鬥與指揮」二種，以上各種典範為抗戰前國軍現代化整軍之藍本，因此，吳將軍在抗戰前已完成了國軍現代化在思想、裝備和訓練上播種和保母的工作。

早在一九一五年秋，吳將軍在德國奉命擔任觀戰武官，受德軍大本營之邀請，遍歷德、法、俄及巴爾幹各戰場，並於一九一六年春，考察戰區後方工業及民間組織，歷時四週。是年，德皇威廉二世在波蘭卜萊斯宮召宴，並頒贈吳氏紅鷹勳章一枚。一九二〇年，吳將軍發表他的「德國軍事調查記」名著，指出當年德意志帝國的戰敗，癥結在於政治經濟，而不在軍事技術，他特別向國內軍學界介紹德國魯登道夫將軍的全體戰爭論(Der Totale Krieg)，他指出戰爭不是一個單純的武力戰爭，而是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及精神的總體戰爭。吳氏介紹這種戰爭的新觀念，很受國內朝野人士的注意和重視，一直到今日核子時代，這種戰爭觀念仍受到各國的重視。

在抗戰前，吳將軍在南京中央廣播電臺邀請下，每週發表公開演講一次，除灌輸國民軍事常

識外，他熱忱的鼓吹「全民戰爭」的思想；吳氏預言只有以「全民戰爭」的方式才能贏得對外戰爭的勝利。八年抗戰就是一個「全民戰爭」。

吳將軍在戰爭思想上的另一貢獻是在抗戰以前，就堅定的把德國的「持久抵抗」的戰爭理論介紹到我國來。他在講演和寫作上特別指出「持久抵抗」在戰略和戰術的重要性；他認為德國的「持久抵抗」理論是值得國軍取法的，他說德國的「軍隊指揮」一書中特別以重要篇幅討論「持久抵抗」的戰術，可見德軍對持久抵抗的重視。

此一「持久抵抗」的戰爭思想在八年抗戰中完全實現，那就是蔣委員長所主張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持久抵抗」的大戰略——由海濱而深入內陸和山地的後退戰略。吳將軍在抗戰前就不欣賞德軍速戰速決的戰爭思想，而特別鼓吹德國「持久抵抗」的戰爭思想是由於我國的國情和地理條件所促成的。吳將軍特別推崇德國大兵學家克勞維茲將軍(Clausewitz)在他的偉著「戰爭論」(Vom Krieg)中強調「持久抵抗」戰略在歐洲抵抗拿破侖戰爭中的價值。我國七十年來的兵學思想界中，除了吳光傑將軍外，尚有蔣百里將軍、徐培根將軍、楊耿光將軍以及蔣緯國上

將等。在這些傑出的兵學家，除楊耿光外，都是留德學軍事的。他們在戰爭思想上無一不受到克勞什維茲的「戰爭論」和魯登道爾夫將軍的「全體戰爭論」的學說影響。吳將軍除於民國九年出版「德國軍事調查記」外，廿一年出版「國防芻議」，抗戰前出版「國民軍事常識」。由民國廿七至卅八年，吳氏著作問世者有：「新時代之要塞」、「馬其諾防線之建設」、「裝甲部隊」、「裝甲防禦」、「第二次歐戰史」、「太平洋大戰史」、「步兵教練手冊」、「英漢軍語辭典」。從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吳將軍對科學研究的淵博以及對兵學理論探討的精深。

主軍校德文譯述班

吳將軍在中德關係上另一重大貢獻是主持南京中央軍校的德文譯述班。說到德文譯述班還有一段歷史，那就是由於德國總顧問法肯豪生上將（General von Falkenhausen）於民國廿一年夏到廬山晉見蔣委員長，建議在軍校成立一個研究德國兵學的德文譯述班。吳將軍以中央軍校編譯處少將處長兼班主任。譯述班設於黃埔路校本部，和十期一、二兩總隊同時接受軍事、語文教育的學生共有五十名，均係國內大專學生投考者，編成兩個區隊，區隊長是軍校八期生鄭爲元和吳廣文，隊長是三期生周揖中校。德文譯述班除接受十期生的軍事課程與操練外，所有德國軍事課程都由吳將軍聘請德國顧問擔任，計：

「軍隊指揮」——奈德和上校 Neidholt
「聯合兵種之戰鬥與指揮」——費太爾上校

Vetter

「步兵操典」——布雲特少校 Briundel
「後方勤務」——那森上校 Nassen
「砲兵教範」——魯赫特上校 Lucht
「兵器學」——亨利上校 Heinrich
「航空學」——羅也夫少校 Ruff
「戰車學」——皮爾納少校 Pinner
「瓦斯學」——梅茲納博士
「防諜勤務」——路梅查爵士 Von Lometzen

德國語文——唐瑪麗及衛禮賢夫人 (Maria Tang & Wilhelm)，胡賽曼博士 (Dr. Hus-emann) 及藍格先生 (Langle)

全部德文軍事及文學課程都由德國顧問及講師用德語講授，吳將軍說：這是全中國唯一以德語講授的軍事高等學府，和德國柏林軍校的教育幾乎完全相同。他常說：我要把柏林軍校教授的一套傳授給你們，使你們和在德國學習的完全一樣。在語文方面，第一年除少數軍事學術科外，每日上午均有德文讀本和會話。第二至第三年，同學們在德國講師指導下，已能直接欣賞德國古典文學的名著包括歌德、雪勒等文豪作品。

同學們每週要在大禮堂集合與十期生一齊恭聆校長蔣公中正的訓話，除因特別事故外，蔣校長每週一必親臨主持總理紀念週。廿五年六月十五日，德文譯述班的同學以十期步科生的資格畢業於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同學們畢業後，除一部份分派到軍中擔任德國顧問的繙譯官外，其餘均被分發至國軍擔任少尉、排長或幕僚工作。

吳將軍爲了使軍校德文譯述班與第十期合併，不惜辭去了班主任的兼職，改由十期第一總隊的總隊長陳聯璧將軍兼班主任，由這一點可看出吳將軍的雅量與風度，因爲德文譯述班的改制是他主動向蔣校長建議的。筆者於德文譯述班畢業後，奉派任軍委會顧問處繙譯官，前往八十八師及八十五師隨同德國顧問費太爾上校工作，到了民國廿七年又派隨德國顧問施太秋中將工作，而另一派隨施太秋將軍工作者就是現在臺灣的馬武奎同學。令人遺憾的是在廿七年秋，所有在華的德國顧問均奉希特勒之命被召回德國，而結束了將近十年的中德軍事合作關係。

培育無數優秀將領

在吳老師一生中最大的貢獻是爲國家培育了無數優秀的將領，這些優秀的將領，在他的薰陶培植下都在國外軍校受過嚴格的軍事教育。他在軍校編譯處長任內，曾兼任軍校留學預備班主任，以後又兼任外語訓練班主任，曾任三軍大學校長的皮宗敢將軍就是從吳將軍主持下留英預備班畢業的。吳老師在軍校對學生有敏銳的觀察力，他對軍校八期生鄭爲元的天資和抱負非常賞識。當鄭氏擔任十期入伍生團區隊長時，他請調鄭氏擔任軍校德文譯述班區隊長，並鼓勵鄭氏學習德文。在德文班畢業後，吳將軍鼓勵鄭氏入軍官外語班，研習義大利文，並通過留義考試而被保送義國山地步兵學校深造，創造了鄭氏錦繡前程的基礎。

那時的鄭爲元少尉在軍校對他的長官吳少將

執禮甚恭。在私誼上，他對吳氏不僅稱為老師，而且視為親長，因為吳鄭二氏俱為合肥人，一直與吳三爺，視為他的長輩，這一點可看出吳鄭二氏的關係已超過了師生、舊屬和鄉誼的關係。吳將軍的姪女吳世環女士撰文紀念吳將軍說：「在三叔滿門桃李中，以鄭為元將軍執禮最恭，數十年如一日……三叔臥病榮民總醫院時，鄭將軍雖在百忙中，仍常親往探視，其關切之情，比我們子姪有以過之，三叔逝世後，鄭將軍又親為料理喪事……鄭將軍為人敦厚篤誠，雖躋身顯達，從無絲毫虛矜之氣，其事師長窮達不變，死生無間，求之當今，豈可再得。」鄭上將現任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會主委，輔導退除役官兵致力國家建設，貢獻良多，深受中外人士敬重。

在軍校德文譯述班學生中，吳氏曾培植一位流亡我國的韓國學生，這位學生就是在李承晚總統時代曾出任南韓駐越大使，駐西德大使和外交部長的崔德新同學。在軍校德文班時，大家只知道他是北平人，而不知他是韓國人。據吳氏生前在臺北告訴筆者：「有一天，我在軍校奉了密令調查崔德新是否為日本潛伏軍校的問題。為了愛惜這個學生，我沒有立刻逮捕或開除他，我派員調查後，才知道他是一名流亡中國的韓國僑生，在我力保下，他才終能從軍校畢業。」我記得在廿年前有一次曾陪吳光傑將軍在臺北松山機場於十九響禮砲聲中，迎接這位在當年幾乎被捕或開除的大韓民國外交部長崔德新同學。如果他不幸被捕或開除，這位同學的前途便不堪設想了。

勤儉樸實博學好問

吳將軍是一位典型的兵學家。他一生潛心研究高深的古今中外兵學理論與實務，暇則從事軍事著述，共計出版兵學書籍廿餘種，內容略可分為兵學思想，軍事常識，國防政策，建軍典範及戰史研究等類。他生長在農村，具有勤儉樸實及寬厚待人的本質和風格。博學好問，著書立說，是一位典型的學者將領，他不嗜煙酒，疾惡如仇。他認為誠實正直才是做人的基本，平時對空談而不做實事的人以及意志薄弱的青年，每每不假辭色。他喜歡和清寒子弟以及有志上進的青年接觸，他對敬愛的人，常將其姓名記在日記簿上，以保不忘。所有在南京中央軍校受訓的同學，自八期到十三期，沒有一個人不敬佩這位教人不諱的吳老師，他真是望之溫而厲，感而不猛。

保定出身留德有成

吳光傑將軍，字霖泉，安徽合肥人，生於民國前廿六年（一八八六）十月十六日，父敦仁公於吳將軍誕生前一月病故，由其母趙氏撫育成，八歲時入鄉村小學，十四歲在家中染坊習手藝，廿二歲入保定陸軍幼年學校就讀，後升入保定陸軍速成學校畢業，廿六歲任陸軍部機關槍縱隊排長。辛亥革命時，吳氏率隊至漢口作戰，加入革命軍，作戰中左臂受傷，傷癒後赴南京參加孫大總統就職大典，先任陸軍部軍械司科員，並一度任黃興部長的副官。

民國元年冬，吳氏已廿七歲，奉政府保送赴

德深造。抵德後，先入柏林工科大學，後轉陸軍砲工大學就讀，一九一二年，吳氏奉德皇威廉二世批准，入普魯士第三軍第六師砲兵卅九團見習。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歐戰爆發，該團赴前方作戰，吳氏乃返柏林工科大學繼續研究。一九一五年秋，吳氏奉命代表我國擔任觀戰武官，考察戰場及後方工業，一九一六年三月，中德絕交，吳氏方回國。

在返國後，吳氏先擔任漢陽兵工廠砲廠主任。民國七年至九年，吳氏任西北軍第四混成旅砲兵營營長，民國十一年至民國十八年，吳氏歷任吳淞陸軍軍官教導團教育長，陸軍檢閱使署教練處砲兵主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軍械處處長等職。

民國十九年，吳氏任南京中央軍校高級教官，擔任德國顧問連絡工作，民國廿年，任中央軍校編譯處少將處長，主持編譯各種德制軍事教材工作。民國廿三年夏，吳氏兼任軍校德文譯述班主任，民國廿五年任訓練總監部軍官外語所所長（下設英日俄法德五班），先後五年，在由南京遷貴州遵義途中歷經艱險，他在艱險的處境中仍培植大批軍官赴國外深造。

民國卅年秋，吳氏奉調軍委會高級參謀，至卅五年勝利後奉令退役，民國卅七年底，吳氏攜眷由南京前來臺灣，晚年養蘭養鶴自娛。民國五十九年（一九七〇）七月廿六日病逝臺北，享年八十五歲，夫人王子良女士，男公子三：世漢、世武、世文，女公子二：世璧、世璋，俱已成家立業，服務社會，斐然有成。